



北京通州大运河两岸风光。

南方学子进京的第一站，历史上这里培养出了状元、进士、举人等人才；燃灯塔下的葫芦湖，是金代闸河遗址，明代时，葫芦湖改成转运码头，在这里大船换小船，再由小船经通惠河进京城；葫芦湖边上的大光楼，被誉为“大运河边第一楼”，明清时期，这里既是漕船北上的终点站，又是扬帆南下的始发地，北运的漕粮在此验收交付，故此楼也被称作“验粮楼”。

“北运河的价值功能在华丽蜕变形成新时代文旅新航道。”任德永强调，政府不能既搭台又唱戏，通过定期举办龙舟赛、马拉松、骑行等活动，“锣鼓已经敲起来了，下一步就要引领社会资源去对接，保护运河真正的力量是人民，应该要让大运河成为以青少年为代表的全民研学、体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大课堂”。

这不，今年暑期，北京大学推出首批两门实地研学通识课，王长松负责的“行运北京：大运河与北京城”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课程以大运河与北京城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题，除了实地参访和考察重要的运河相关遗址遗迹，选课同学还能听到重量级专家带来的关于运河发展变迁和北京城建设的系列专题讲座，沉浸式探索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水利技术、文化景观、历史街区的演变过程，深刻理解水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一

步体会关于世界遗产、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应用的内容和重要意义。任德永也被邀请担任通州区实地参访的带队老师。

运河遗迹的故事早已定格，运河文化的故事则方兴未艾。在王长松看来，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的传统文化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以及讲好新时代的运河文化故事，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前些年，好多人都喊着要让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复航，我是坚决反对的。北方运河保留的东西本身就很少，再加上缺水，复航很可能对原来的历史河道打着保护的旗号，造成建设性的破坏。”王长松表示，“世界遗产是有退出机制的，我们不能去破坏两大原则——原真性和完整性。”

王长松进一步分析，要算好自然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经济效益这三笔账，再来看复航有没有必要性。“大运河申遗成功已经十年了，但大家的认识还没有统一。要做京津冀一体化，复航可能只是最表面、最简单的形式。我们完全可以做水系生态修复、维护的一体化，可以在文化上下功夫，做文旅一体化。”

一条千年古运河，讲述着传承与发展。未来，北京与大运河势必同谱新篇，奔向未来！